

第十三章起死回生的問題

即使是獲得最高皇冠的榮譽

那已是死的盡頭，無知的死……

斯里歐羅賓都

這是在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所發生的事件，其所具有的戲劇性正像耶穌把拿夏魯斯起死回生。我從許多人的口中聽到這事件，包括與這事件有最密切關係的V。拉乞吉斯南，最後我也從拉乞吉斯南的女兒威再也中獲得經過整理的事實。威再也也是個現場証人，她把事件的詳情記錄在她的日記簿上，這本日記簿記載着她與賽巴峇的經歷。她把日記簿打開，向我講述這個經歷的經過。

拉乞吉斯南是安特拉巴拉達斯州顧板鎮一個工廠四業主和社會名人。於一九五三年時，他已年屆六十，他決定到布達巴蒂作一次訪問。與他一起同行的還有他的妻子、女兒威再也和女婿韓章。威再也當時只有十八歲，剛剛結婚不久。她告訴我她的父親當時患有胃潰瘍，並有多種複雜病症，他的確是已病入膏肓。他去拜訪聖地的一個理由，是希望能夠從這種痛苦的遭遇中得到解脫。他已認識了賽巴峇一個時期。

一個盛大的達夏那宗教慶典正在布達巴蒂舉行，許多人都來這裏拜訪。拉乞吉斯南是被安置在一間房間裏，它是與巴峇居住的地方同屬一間屋子。他整日都躺在床上，有一次當巴峇來探問他時，他說他寧願死而不願受這樣大的痛苦。巴峇只是笑笑，他沒有對拉乞吉斯南許下任何諾言，到底他要醫治這個病人或者讓他死，還是一個未知數。

一天傍晚，拉乞吉斯南進入昏迷狀態，他的呼吸正像一個要死的人。他的妻子感到恐慌，立刻趕去見巴峇。巴峇進入病人的房間觀看後，他說：“你們不須顧慮，一切事情都會安好，”說完後就離開。第二天，病人還是沒有恢復知覺。他的女婿韓章從鎮上請來一個護士，護士經過按脈和其他

的檢驗後，以爲拉乞吉斯南已接近死亡的邊緣，沒有辦法可以救他。

一個小時後，病人的身體變冷。三個焦急的親人注視着病人變藍和僵硬的身體，他們希望聽到病人的最後遺言。威再也和她的母親去找巴峇，巴峇當時是在樓上的餐室裏。當她們告訴他拉乞吉斯南即將去世的消息時，巴峇大笑，隨即走回他的睡房。威再也和她的母親回到自己的房間等待，過了一會兒，巴峇來觀看病人的身體，不一會兒他又走開，沒有講任何話和做任何事。

那時是拉乞吉斯南失去知覺的第二個下午。當天晚上，他們守着病床，殷切地觀看任何恢復知覺的跡象，但是完全沒有好轉的現象。他們仍舊抱着希望和信心，認爲巴峇會以他自己的方法來拯救拉乞吉斯南，他不是說一切都會安好嗎？

第三天早上，病人已像是個死屍——黑色、冷冰冰、僵硬和開始發出味道。其他的人看到，都很同情拉乞吉斯南夫人，他們勸她把屍體從神廟移走，但是她回答說：“除非是聖賢命令這樣做。”有些人走去找巴峇，並向他建議說人已死了，屍體已發出臭味和分解，它應該被送到顧板或在布達巴蒂安葬。聖賢只是說：“我們等着看。”

當拉乞吉斯南夫人上樓告訴巴峇人們所說的一切，並向他請示她應該怎樣做，他回答說：“不要聽他們講，不要害怕，有我在這裏。”然後他說他會在不久之後下來看她的丈夫。

她跑下樓來，與她的女兒、女婿站在屍體前面等待，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一個小時過去——但是聖賢還沒下來。當他們就要完全絕望的時候，門打開了，站在門前的是着紅道袍的巴峇，他頭髮茂盛，有着一幅動人的笑容。這時已經是第三天下午二時半，拉乞吉斯南夫人走向前迎接巴峇，她這時已淚流滿面，威再也開始跟着哭，她們此時的情景就像馬他和馬麗，拿夏魯士的兩個姐妹，在她們的上帝面前流淚，認爲他來得太遲。

巴峇柔和地要求哭泣的母女和傷心的韓章離開房間，當他們出去之後，他把門關上。他們不知道，也沒有任何人知道，房間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只有巴峇和死人在裏面。

但是過了幾分鐘後，巴峇把門打開，招呼等待的人進去。拉乞吉斯南在床上看着他們微笑，令人驚奇的是僵硬的死亡已消失，他的身體已恢復正常的色澤。巴峇跑過去，輕拍着病人的頭說：“跟他們談話，他們很憂慮。”

“爲什麼憂慮？”拉乞吉斯南詢問，他感到很迷惑，“我沒有什麼事，你們都在這裏。”

巴峇轉向他的妻子：“我把妳的丈夫還給妳”，他說：“現在泡一杯熱茶給他喝。”

當她把茶遞過來時，聖賢自己用湯匙慢慢地餵拉乞吉斯南喝。他在那邊逗留了足足半個鐘頭，爲了加強他的信心，巴峇叫他“起立”，然後他爲病人的所有家人祝福，把他的手放在拉乞吉斯南夫人的頭上，然後走出房間。

第二天，病人已經有力氣走到祈禱室。第三天時，他寫了一封七頁長的信給他在意大利的另一個女兒。他和家人在巴那拉聖地多逗留了幾天，然後在得到巴峇的同意下，起程回歸顧板的家。嚴重的胃潰瘍和其他的病症已永遠消失。

當我跟拉乞吉斯南本身談及這次的經歷時，我問他當他進入昏迷狀態，看起來已逝世的情況下，他是否還有任何的記憶力。他回答說：“沒有，當我恢復知覺時，我開始以爲是同一天，後來他們告訴我已有三天處於昏迷狀態，我已死亡和開始發出臭味，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聖賢能隨心所欲地做他要做的事，他是神。”

一個人什麼時候才算是死亡？有誰知道嗎？一些從醫學的檢驗中已似乎死亡的人，結果不能生存——經常不幸地，當他們被放進墳墓時，從“屍體”的自己移動中可証明。當耶穌聽到夏魯士已死亡的消息時，祂對祂的信徒說：“我們的朋友夏魯士在睡眠中，但是我要去把他喚醒。”

賽巴峇自己，當他早年在舍地的時候，也曾離開他的身

體三天。他吩咐一個近親的信徒看着他的身體，他這樣說：“我要去見阿拉，如果我三天後不回來，就把我的身體埋葬在那個地方”，他指着那顆聖樹的地方。經過驗屍手續後，官員宣佈賽巴峇已死亡，並下令把屍體埋葬。但是他的信徒，在其他一些人的協助下，強烈地反對這道命令，不肯把他的屍體交出，在第三天要結束時，賽巴峇回到他的高瘦的體形，繼續在他裏面生存了三十二年。

當卡斯督里在數年前記述拉乞吉斯南起死回生的事件時，巴峇告訴他把死這個字加上引號。所以在這裏我們應該說拉乞吉斯南是在死亡的邊緣。當巴峇把他的生命恢復過來時，他已踏進鬼門關的一半。也許同樣的論點也適用於拿夏魯士。

巴峇把一些人從嚴重的病痛中或從死亡的邊緣中拯救過來，其他一些人他又不拯救，為什麼他只應用他的神奇力量到某一些人，而另一些人他又不應用？為什麼他不治療所有生病的人，拯救所有即將死亡的人？許多人都提出這樣的問題。

同樣地人們也可以問，為什麼耶穌當時不治療所有在他身旁的病人，為什麼只有拿夏魯士，祂把他從墳墓中拯救出來？是不是耶穌——較後時的賽巴峇——特別應用他的神力拯救那些他們愛護和親近的信徒？我想也許應該有更深奧的原因。

當耶穌聽到拿夏魯士生病時，他曾經這樣深奧地指出：“這個病症不是引向死亡，而是爲了上帝的榮譽，上帝的兒子會因此而得到榮譽。”因而在通常的情形下，通過神人的努力而使一種致命的疾病治好，這樣一來就使上帝的榮譽得到傳揚。這裏因而牽涉到深奧和複雜的行動問題。在什麼程度內的特定疾病或者是對死亡的觀點是屬於行動的問題，在什麼範圍內神人將干涉病人的行動？

在同一個家庭裏存在着這兩種例子，一個例子是被認爲行動的要求而給予協助；另一個認爲不適宜干涉。

有一次，當雲卡達滿里的八十高齡母親病重時，所有的

親戚都認為她即將離開人世，他的妻子蘇絲拉拿了賽巴峇給她的遮把馬拉，把它放在老病人的胸上。巴峇曾經告訴蘇絲拉這遮把馬拉具有緊急治療的功能。

病人的病情即刻有顯著的改善，這是發生在晚上十時。第二天早上，近親們都到來，以便見她老人家最後一面。老婦人却疑惑地問為什麼他們都齊集到這裏來。她的病很快就痊癒和恢復健康，並且繼續再生存了好多年。

較後時，雲卡特滿里的其中一個兒子患了羊癲症，病情極為嚴重。接近死亡的邊緣。蘇絲拉決定應用賽巴峇的遮把馬拉來拯救自己的兒子。她於是進入家裏的祈禱室，以便把它拿出來應用，但是她却空手走出祈禱室，以非常失望和迷惑的聲調對她丈夫說，她無法拿緊遮把馬拉，她多次拿起它，但是每次它都從她的手滑落下來。她不能解釋這種奇異的現象，這物件似乎避免讓她拿來應用，這是什麼意思呢？夫婦兩人經過討論後，認為這必有一特殊原因，巴峇不願它的功能應用到這個孩子的身上。

這個孩子接着就逝世。不久之後，他們夫婦兩人就去拜訪巴峇。他們經常傾聽巴峇有關死的真正意義，但是他們都是凡人，因而臉上還遺留着喪子的憂傷表現。尤有進者，當他們看到巴峇完全沒有一點哀傷的表情，反而愉快地微笑，他們心裏有點不愉快。

巴峇告訴他們：“你們不應該為孩子的死而悲傷，我剛才才見到他，他在另一個世界裏生活得很愉快。他在這個世界只有一點功德要完成，當他完成後，他就準備離開這個世界，因而對於他來說，離開這個世界是會更好和令他更加快樂。”

夫婦倆這時才明白他們只為自己的損失而感到遺憾，他們不了解到他們所疼愛的孩子；表面上雖然是死了，但事實上他却愉快地生活着，免除了身體上所遭受的痛苦。雲卡達滿里夫婦對於賽巴峇的信仰從來沒有一刻動搖過。但是有些信徒，如果遇到他們的親人死亡，他們的信仰就發生了動搖。有許多信徒告訴我有關這類的話，而這種情況往往又受到

一些多疑親友的挑剔而加重，他們說：“那麼，為什麼賽巴峇不拯救他？”即使是那些忠誠和高度聰慧的追隨者，當非常悲痛的事件發生時，他們的心裏也都會有這種陰影。

例如，前面所提過的H·勞爾，他的唯一兒子在六個月大就患上癱瘓症。

在他們的兒子四歲時，H·勞爾夫婦遇到賽巴峇，這個年青、令人喜歡的聖賢很快地就像是他們家中的一個成員。但是使他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經常稱呼這個孩子為我的兒子，並且呼喚他為“西瓦”，雖然他確實的名字是“伊思華里”。聖賢經常告訴他們：“西瓦是一條把我們連結在一起的繩子。”

這對夫婦不明白這些和其他許多聖賢話中的含義，但是巴峇在他們面前表演高明的奇蹟，使他們有極大的信心，認為他能治好他們的兒子。

當巴峇在時，這個孩子很高興，但是他的健康却日漸惡劣，小兒癱瘓症隨即影响他的腦部，他的病症時常發作。過了幾年，小西瓦就離開這個世界。隨着這個孩子的逝世，這條聯繫的繩子就斷了。這對悲傷的夫婦不再去見賽巴峇，顯然他們認為他太令他們失望。

然而，他們與巴峇在一起的時日裏，他的崇高精神，他的無言和有聲的教導，對他們都有很深遠的影响。在他的兒子逝世後不久，H·勞爾花了他大部分的財富，在馬德拉斯設立和維持一個小兒癱瘓治療中心。這個中心是印度寥寥無幾中的其中一個，它是以伊思華里命名，以紀念他的兒子。在這個中心裏，那些不幸的孩子都獲得治療，重整手術和正常的教育。這個中心是位於阿諾河的一面，在它的對面是神學會的總部。我很多次都有過去看H·勞爾。我發現當這個退休的交通總監步入病房或課室時，這些殘廢的青少年都充滿着喜悅的表情。我同時也注意到他們無論是坐在輪椅上，或是拿着拐杖，都會對伊思華里的半身塑像致以最崇高的敬禮。這個塑像是位於醫院的大門處，他們感到在某種程度上，他是為他們而死，而由於他的精神，使他們有機會接受現

代科學的治療，減輕他們的災難，使他們有希望過着比較快樂的生活。

當這對夫婦克服了他們的悲痛，專心從事這種高貴和具有建設性的服務，遮蓋他們雙眼的薄紗似乎已掉下，他們感覺到錯怪賽巴峇，因為他沒有救治他們的兒子，誠如H·勞爾告訴我：“在這個世界上是一定會有災難的，這是自然的現象，而人把它承擔起來。”他們明白神沒有能力從人的肩膀上去除所有的災難，而從我們這種局部的觀點來看，許多壞事事實上是能變成好事的。

H·勞爾夫婦因而恢復對巴峇的信心，重歸他的懷抱，因為他們認為他是現今神明力量的總匯，他們變成他的最虔誠的信徒。在他們的家裏，他們特別為賽巴峇保留着一間睡房，這房間絕不給予任何其他的人，而他們經常祈禱巴峇能到來居住，從而使它得到惠澤。

我和妻子有到過H·勞爾家裏很多次，有一次，當賽巴峇探訪時，剛好有一小群人在，他的到來帶來極大的興奮，如像往年那樣，他像是家中的一個成員——快樂、無所拘束、孩子氣和充滿着活力。他像是這對慈祥老夫婦的孩子，但同時又是他們的父母親和神。那引導他們向光明的孩子的靈魂和那條繩，雖然是看不見，但我感覺到它們還存在着。

在很多賽巴峇不治療和不救的例子裏——這是外在的奇蹟——我曾注意到同樣的內在，但是更重要的奇蹟。他或許為了滿足治療的慾望而使他們接受他；他曾治好人們因喪失親人而遭到的靈魂創傷，使他們的心靈對生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他為災難和死亡帶來新的和更廣闊的視野。

現在的樣式與許多年前在舍地時一樣。時不時，他治療和拯救許多人的性命，但是有一些他却没有拯救，其中的一個是他傑出的信徒——狄斯特的女兒。因為這樣，很多人對他口出怨言。如果賽巴峇不能夠在舍地拯救狄斯特的女兒，那麼，以他作為導師又有什麼好處呢？

在這一點上，高深莫測的賽巴峇是負有傳道的使命。拿拉信訶曾經這樣寫道，“當自己的親人死時，神會有什麼好

處？信仰並不是保證世界上不再有死亡或災難和生命的痛苦。如像狄斯特的例子，深厚的信仰使這個信徒有更大的力量，去面對不可避免的災難，更深一層了解神對我們生命的意旨。生命並不是指遍地的玫瑰和財富滿屋……信仰使信徒明瞭生命的意義，神的計劃，從而使人提高他對生命的態度。”

對於這點，如他以前的現身，賽巴峇有時曾經這樣說，要醫治某一個人，把他從死亡中拯救過來，或者去除一些先天的缺陷，這是干預了一個人的行程，而在這些例子裏，他使有關的人背負着十字的重架。

從所有上述這些，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有些疾病是災難性的，有些則不是。有些是由於我們行動的結果（很可能是前世），這是偉大的報應律的一部份。我們必須贖回前世的壞行，通過承擔這些後果和學習。在另一方面，一些痛苦——疾病、意外等等——是有限度的，它們是由我們自己的行動所引起，因為這樣，我們無須長期遭到痛苦，只是讓我們從錯誤的行動中，獲取一些寶貴的教訓。

至於死的問題，我們認為一般上死的時間並不是嚴格地預先注定的；它是有許多點的，譬如說，在你生命歷程中，你可能遇到死的時刻，但這不是絕對的行程的需要，你不會在這許多點上的第一或第二點上死亡。在人類今天的發展階段裏，死是生命形式不可避免的一回事，到最終每個人必定要死。雖然拿夏魯士從墳墓中被呼喚回來，幾年後他還是要離開人世。同樣地，那些被賽巴峇所拯救過的人，他們也是不能長生不老。當終點到來時，死是最好的解脫，因而要延長生命，對於你的靈魂是不明智和有害的，這樣賢明的聖人會採取干預的行動嗎？神的使者、偉大的瑜珈術者知道那些向他們請示的人，什麼時候是他們離開人世的最恰當時刻——當然這些聖賢也知道他們自己最適當的時刻。當古典文摘指出瑜珈術者征服死亡，這並不意味着他可以長生不死。它們是指他決定適合的時刻離開人世，然後自覺和自願地離開自己的肉體。

今天的人類，我們決不能期望賽巴峇，或者其他上帝的使者，爲人類驅除所有災難與罪惡的重重雲烟，治療所有疾病，使所有殘廢的人都能行走，使癲瘋者清除一切細菌，使全印度成千上萬的盲人重見光明；他只能做是偶而去除人類災難中的一小部分，爲人類指點迷津。

第十四章永恆的這裏、永恆的現在

那裏是永恆的現在

這裏是永恆的所在

—那雲夢記

卡斯督里先生曾記載了下列的事項：

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廿一日下午一時半，巴峇的親密門徒非常驚慌地發現他的體溫忽然間升高到 104.5 度，五分鐘後他的溫度却下降到 99 度，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種神秘的事件，巴峇從來沒有向他們開導過。

那天傍晚，他與他的一些信徒在月光底下的梯級上進晚餐。在他們當中有一個來自馬德拉斯的年青人，這個年青人曾與巴峇居住了一個時期，他打算隔天就要離開。突然間聖賢跟他說：“你明天回去見你母親時，你告訴她對火要格外小心。”

這話引起在場人士的好奇和焦慮，巴峇於是告訴他們說那天早上，當這位婦女在禱告室時，她的紗厘被火燒及，幸好火勢被及時撲滅，她的紗厘被燒壞了，可是她本身却安好無恙。

吃過晚飯後，他的一個信徒建議打一個長途電話到馬德拉斯，巴峇同意而電話隨即就被接通。那位婦女親自接電話，在電話里告訴這個信徒有關小火患的詳情。然後由巴峇跟她通話，他的在傾聽的信徒聽到他笑着說：“啊不，我沒有被燒到手。我的體溫只增高了一個短時間。”

過了幾年之後，我從一位雲卡特滿里先生那兒証實了這件事的真實性，他的妻子蘇絲娜就是紗厘被燒的主角。據他說當她在禱告室時，她的紗厘着火燃燒，不到一會兒她全身都被火勢包圍。她當時很恐慌，但由於她一路來是賽巴峇的

虔誠信徒，所以第一句從她口里溜出來的話是“賽巴客”。火勢立刻就熄滅了，蘇絲娜從經驗中知道賽巴客的法力無邊，相信這一次是他救了她。

她偶然間忘記了賽巴客當時並沒有親自出現，所以在電話里問他的手是否有被燒及。這位婦女的問題開始聽起來像是很愚蠢似的，但根據從事精神研究工作者的經驗，他們發現許多這類的例子，當身體的一部分被震驚，它會引起對身體其他部分的影响。例如刀傷、燒傷和跌傷，這是由隱秘的相互傳應的定律所引起，巴客體溫的突然增高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大部分，巴客經常進入催眠狀態，而他的靈魂遠行。他突然間和出乎意料之外地失去知覺，在他身旁的人都知道他的靈魂已離開他的身體。目前正在一個遙遠的地方與某一個信徒在一起。當他回醒時，他有時會告訴周圍的人有關所發生的事，有時他却沒有告訴他們。

在一些情況下，巴客的身體有相應的反應顯示他所做的事情。好像有時他在遙遠地方說的話會從他的口中溜了出來。另外一些時候聖灰會出現在他的身體上。這後一種現象經常發生在他處於已逝世的信徒身旁。卡斯督里先生說：“在這種情況下，它是象徵死亡，毀滅和短暫事件的結束，從巴客口中吐出來的聖灰會驅向死者的牀上。”

卡斯督里舉了一個例子。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傍晚五時廿分，巴客正在向身旁的人群大聲閱讀一封信，忽然間他發出一聲“啊！”便倒在地上。有整整十分鐘他的身體動都不動一下。然後他像是在咳嗽。根據卡斯督里說聖灰從他口中噴射到一尺半以外的地方。

昏迷了十五分鐘之後，在五點卅五分他恢復知覺。他繼續把信唸下去，完全沒有任何異樣或者有疲勞的現象。當人們問起他時，他說他剛剛到過位於喜馬拉雅山的地文拉敦，那里一位醫生的母親剛剛去世，在神廟里的很多人都認識這

位醫生。巴峇是在她死亡的時刻即五時卅分幫助她超渡，那位醫生即死者的兒子也在場，室內其他的人都在唱着讚歌。巴峇進一步告訴他們這老婦人在臨終時告訴每一個人的話：“這是我最後的一口氣”，然後就斷氣離開人間。

過了兩天，在十一月十七日，一封由這位喪母的醫生寄來給巴峇的信到達，信中這樣寫道：“我的母親於星期六下午五時卅分逝世。根據她的意願，我們在她臨終前在唱讚歌。她一直都在惦記着你。”

這裡又再舉出一個例子以證明能知道遠處所發生的事情及他能予以干涉的能力。在六十年代初期，當拔克先生是印度人壽保險公司區經理時，曾發生了一件他下屬賄賂貪污的事件。這件事情是與一個重要的擢升機會有關係，而由於一些匿名信而引起有關當局的正式調查。

有好幾個人被發現牽涉在這個事件里，但看起來主謀者該是拔克先生的男速寫員。這個速寫員爲了保護自己，便把責任轉嫁到他的上司身上。他告訴調查員他所做的祇是執行拔克先生的指示。

因爲這樣，雖然拔克先生是無辜的，却被牽連進去。拔克先生想不出洗脫罪名的方法，因爲他無法證明那個速寫員是在說謊，他因此感到憂慮，恐怕他的前途就這樣被毀滅。

最後整個事件的關鍵是在於拔克先生有沒有親自簽收一封掛號信。拔克先生明知道自己沒有這樣做，可是他的速寫員則指他有這樣做。本來可以到郵政局去查詢並找出究竟是誰簽的名，可是郵政局長說他無法給予協助，因爲所有掛號信的收據祇保存半年，過後就要把它們毀掉。收到有關信件的時間已超過了半年。

拔克先生本來是巴峇的信徒，在這個時候巴峇經常出現在他的夢里。在其中一個夢幻中，巴峇告知拔克說那封掛號信的收據仍舊在郵政局里，它並沒有被毀掉。最後郵政局長祇好承認這是真的。他推說他的前任者把舊的檔案推積起來

，有的事實上已超過三年，他沒有時間去整理它們，並且也缺乏設施把它們毀掉。他繼續說這些文件現在亂七八糟，怎樣可以把這樣一張小收據找出來呢？雖然這張收據對於拔克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找尋它，就像在麥堆中找一根針那樣的困難，他勸說拔克先生取消找尋的念頭。

那天晚上，聖賢又出現在拔克的夢幻中，他說應該委任一個人在郵政局里尋找，有關的文件很快就可以找到。翌日醒來後，拔克到郵政局說服有關負責人，最終郵政局同意委任一個書記進行這方面的工作，他隨手拿起一疊收據來查閱。

“奇事中的奇事。”拔克先生說：“這個我急切需要的文件就在它里面。”結果文件被找了出來，它明確地顯示那男速寫員代表他的上司簽收那封掛號信，拔克先生的名譽因而得保持清白。那位速寫員和其他幾位有關的職員都被公司適當地加以處罰。賽巴峇的神聖及他適時的介入，使他的信徒免除不白之冤。

“他不祇不受空間的影響，也同時不受時間的支配。”拔克先生這樣宣稱：“當我們於一九六五年初期在巴拉聖地時，聖賢告訴我妻子說我該退休或請長假。他必須於當年六月一日停止工作，並且須離開辦公室遠行。”

“他沒有解釋為什麼，但我知道這次我要遵從聖賢的勸告。可是我不可能在六月一號之前把工作交代給繼承者，並且給予適當的訓練。我發現在七月一日時就應該有很足夠的時間，比聖賢所主張的遲一個月。我希望一切都如意，可是我錯了。”

“六月四日我第一次受到心臟病的打擊，巴峇顯然地預見了這點，所以給我以忠告。無疑地我這場病是由於工作壓力所造成的。如果我有聽從他的勸告，這場病是可以避免的。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能夠做許多醫生說我不能夠做的事情，這完全是托聖賢的恩賜。”

還有其他許多人都告訴過我賽巴峇能夠預見他們未來的重要事件，不單祇是能預見對他們的身體或四肢的危險，同時其他重要的日常事件如嬰兒的出生，結婚，新的職業，生意的好壞，考試成績，甚至考試所獲得的分數都能準確地預測出來。

這是一個有趣的關於他預測能力的例子。一位退休的法官達摩達勞在當時是南印度幾個地區的獅子會的總裁。當他要出發到芝加哥出席獅子會國際會議前，他到巴拉聖地去拜訪賽巴峇，並通知他有關事件。賽巴峇吩咐他帶一個盛裝聖灰和其他物件的包裹到加利福尼亞去分發給他在那邊的信徒。達摩達勞很高興能替巴峇傳遞這個包裹，他不但高興能為巴峇做一些事，同時也很想見見巴峇在加利福尼亞的信徒。

但是他有一個困難，即印度政府允許他帶的外匯數量，只是夠他到芝加哥及從最短捷的路途即通過大西洋回國。他了解到他不可能有多餘的外匯以便使他能從芝加哥到美國的西海岸去。

他很勉強地通知巴峇這個外匯管制及地理因素的難題，使他到加利福尼亞的任命成為不可能。巴峇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道：“不要緊的，你會到達加利福尼亞的，帶着這個包裹去吧！”到達芝加哥後，達摩達勞打了數次電話到航空公司詢問有沒有橫越美國及太平洋回歸印度的航程，他得到的答案是沒有。

結果在航空公司辦事的女職員由於他幾次的詢問而認識了他。她發現他手上戴着嵌有巴峇頭形的戒指，便問他那是什麼人。他告訴她這是他的導師，他也同時告知她他的導師要他到加利福尼亞一行，以完成一些任務，因而他認為必定有一個方法以實現這個旅程。

“我很抱歉使你及你的導師失望，”她說：“可是我沒有辦法能幫助你。如果可能的話，我一定會盡力成全你。”

有一天早上，她興高采烈迎着他說：“你的導師說得對，你將會到加利福尼亞去。”

在他吃驚之餘後，他問她是怎樣成為可能的。她告訴他由於那間他訂了回程票的航空公司的飛機師罷工，因而她將安排他乘搭另一家航空公司的班機回印度。她將把他安排有飛越太平洋的路綫，途中他可以在洛杉磯停留。

由此可見，巴峇在幾個星期前就己能準確地預測到這一點。這包裹終於被送到加利福尼亞的“賽成員”中去。當達摩達勞從美國回來，直接起程到巴拉聖地，我剛好也在那里。當他告訴我們這件事時，他還是很興奮，我們所有的傾聽者都在分享他的愉快，沒有人懷疑巴峇預知這場罷工的能力，並且知道它會怎樣影响達達勞的行程。

從上一個世紀在舍地開始的賽巴峇運動，這些年來都有許多關於他在離開他確實身體很遠的地方出現的報告。這些出現有時是以他本人的形象，有時又以別的形像如一個老朋友、親戚、乞丐、工人、僧侶或武士之類。

有些時候，他好像創造出一個短暫的形像幻覺。有些時候他的出現遮蓋了一個真實的人或動物，使他們做他要他們做的事。他同時把他的信徒的反應記錄下來，然後在較後時期告訴他們有關這些事件。他可能在當時暗示他確實所在的地方，或者在很遠的地方所發生的事情，這些事件在後來都得到証實。

有這樣的一個事件發生：當狄斯特收到一封來自舍地的信通知他在那坡的兄弟生了病，他告訴了巴峇這回事，並且遺憾地說：“我不能給他什麼幫助。”巴峇回答：“我能夠給他幫助。”

狄斯特不明白為什麼他說這些話以及這些話所包含的意義，後來他才明白那個時候在那坡，有一個僧侶到達他兄弟的居處並且用巴峇的語氣說：“我能夠幫助他。”這位僧侶醫好了狄斯特的兄弟的病。狄斯特明瞭巴峇可以看到遙遠幾

千里外的事及做他必須做的事。

那可能是一個真正的僧侶，但被巴峇的形像所遮蓋，較近時在新德里巴峇一個信徒身上所顯現的形像，應該算是一個幻覺，一個沙地也賽巴峇所採取的一個短暫的形像。

這個故事是由甘馬娜·沙拉底夫人告訴我的。她的亡夫 R P 沙拉底是印度國防部長梅農的國防秘書。這件事是關於甘馬娜的音樂教師，小提琴手集唐巴南。她對這件事情的細節不完全清楚，她於是在她的馬德拉斯的住家中代我寫信給她的音樂導師。他在回信中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告訴她。甘馬娜把這封信交了給我。

有一天早上，那時已四十五歲的音樂教師騎着腳車沿着新舊德里之間的民多路奔馳，他剛剛在外面為學生上了一些課程，現在他要趕回去教甘馬娜學小提琴，上課的時間是在上午十一時正。

當他騎着腳車時，他在想着如何解決一個難題。原來他在想他曾花了很多錢到布達巴蒂去，雖然在那里他得到許多美妙的經驗，可是他不知是否能負擔得起再到布達巴蒂的旅費。他這樣寫道：“我在想巴峇是否是神的再身，是不是值得花那樣多錢到布達巴蒂去拜見他。”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老僧侶騎着腳車很快地從後面趕來。音樂教師注意到這位僧侶穿了一件道袍及頭帶白布，好像舍地巴峇照片中的打扮一樣。這位老僧侶停了下來，集唐巴南也跟着停下並且向僧侶致敬禮。老僧侶告訴他要單獨私人跟他交談，因為路上繁忙嘈雜，不適宜談天，僧侶建議他們到一個靜寂的地方。集唐巴南由於惦記着要為甘馬娜授課，於是表示不能前往，但是老僧侶堅持說祇要十分鐘就足夠。

音樂教師說，我當時感覺到這位老僧侶好像舍地巴峇，於是我答應跟他一道去。他們推着腳車走了一段路，然後進入一條小徑，走了一些時候來到一個舊墓。老僧侶坐在它的上面，把一隻腳置放在另一隻腳之上，如同舍地巴峇的坐姿

一樣。音樂教師行了傳統的敬禮後，也在老僧侶前面的地上坐下來。

過了一分鐘的靜默後，僧侶問道：“你知道我是誰嗎？”

集唐巴南：“你很像舍地巴峇。”

僧侶：“好吧，請看我的手。”他在集唐巴南前擺開了雙手。手掌變得像一面鏡子那樣光亮，在反射的色彩中出現了布達巴蒂巴峇的形像，他微笑地坐在那兒，音樂教師凝視着這幻景，無所適從。

老僧侶接着打開道袍的鈕扣和內衣，露出胸部給集唐巴南看，他又看到巴峇的形像，這一次他是“戴着花串坐着，光芒四射，態度安祥。”

音樂教師完全被征服了，他開始抖動和流出快樂的眼淚，僧侶雖然像沙地也賽巴峇經常對其在哀傷的信徒所作的那樣，開始撫摸集唐巴南的背部，彈射一些聖灰在他的身上，並給一些糖菓他吃。這些都是僧侶以賽巴峇不可模彷的方式在空中獲取的。

當証實了兩個賽巴峇其實是同一個時，僧侶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灰心，因為愛護你，所以我才來。現在我們可以回去。”

當他們離開時，集唐巴峇懇求僧侶跟他到沙拉底的家。這時他已知這僧侶是他所認識和敬愛的賽巴峇。可是僧侶沒有答應他。集唐巴南寫道：“我看着他騎着腳車，沿着寂靜的小徑行走，在兩分鐘內他和腳車都完全消失了踪跡。”集唐巴南激動得連腳車也無力騎踏，他說：“把我的腳車置放在牛車上後，我便回家去。”

甘馬娜告訴我：“他很遲才來到，當我猜想他可能發生事故時，我看到他乘着牛車而來。看他那副樣子，我以為他是患了病。當他鎮定下來之後，他才告訴我所發生的事。從那時開始他的疑心一點都沒有，一心一意地信仰賽巴峇。”

這是一個有關顧板村V烈哈吉斯南先生的故事。巴峇決心要使他盡可能長期地活在這個世界上。在一九六〇年，當他從死亡中被救活過來的七年後，烈哈吉斯南又再病倒，且在痛苦中掙扎。

他告訴我：“有一個晚上，醫生替我打了一支嗎啡針後，我就進入夢鄉，在無知覺的情況中我起身夢遊。我完全不知道所發生的事情，但我必定是跌下屋旁的那口井。這口井是沒有遮蓋的，大約有十尺直徑，五十尺深，里面有卅尺水。井的四周是潤滑的石頭，里面並沒有什麼架子或其他任何供人扶持或站在上面的支持物。”

他的女兒威再也當時也在顧板村。她把當時所發生的事記錄在日記簿上。

“我的母親在半夜三點鐘醒來時，發現父親已不在牀上，因此她起身去尋找他。她在屋外叫他的名字，立即聽到他的聲音在回答。“我在水井里”。她跑前去並用手電筒照下去，看到他好像是站在水上，水位只到他的腰部，可是她知道里面並沒有什麼支持物。她俯下頭去再呼喊他。他沒有回答，只是繼續站在水中不動。”

“她匆忙地跑進屋子來叫醒我和我的兩個兄弟。我們立即跑到現場，可是不知道怎樣才能把他救出來。在井上面有一塊石柱，柱的兩旁都缺了一個角，他必定是從其中的一個缺角跌下去。我的大哥吉斯南顧馬想從這個缺口中伸手下去把父親拉起來，可是無法達到他。我們一定是很吵鬧，因為警察總長也在這時出現在現場。他是我們家里的一位朋友。他後來告訴我們他恰好從火車路回辦公室的途中，聽到我們的叫喊聲趕來。他不明白為什麼今天他會從這條路回家，因為平時他是從來沒有從這裡經過的。”

“動用了一個滑輪，一條繩子及一個大桶，我們最後把父親“鈎”了上來。我不知道父親是怎樣被拉上來，因為我是站在後面，可是當時吉斯南顧馬表演得像個大力士般把父

親拖拉上來。現在我才明白原來當時由一股由下而上的力量在推動着。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吧。……”

父親被救上來後，他正處於半昏迷狀態中。我們把他扶進屋子，安頓他在牀上。然後我們去請醫生來爲他診病。當我們正在等待時，我們聽到巴峇在說話：“我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你，巴峇？”就好像巴峇也是站在房間里。無疑地巴峇是在房間里，可是我們看不到他。

當醫生來檢驗父親時，他不相信父親是從井里被救出來，可是警察總長還在場，他証實了我們這個類似不可能的故事。醫生說病人沒有受到什麼震驚。事實上他的情況比起事情發生前更令人滿意。他還說父親不須要什麼治療或藥物，祇給他一杯濃咖啡即可。”

烈哈吉斯南自己告訴我：“我知道這是巴峇的傑作，他使我坐在水中，因此在當天，我僱了一輛車，載全家到布達巴蒂去。當我們到達時，巴峇在陽台上迎接我們，他笑着說：“昨晚我因爲抬着你太久，現在我的肩膀都感到酸痛，烈哈吉斯南！”那天早上，巴峇曾告訴他的信徒他昨晚出門去幫助烈哈吉斯南脫離險境。”

人們還有些什麼好說呢？巴峇在顧板村以隱蔽的方式出現，只有當烈哈吉斯南在另一種意覺中才能看到他？還是他利用了他的精神催眠力量把烈哈吉斯南的身體支撐在水平面上？

在今天的印度，在不同程度上應用的精神催眠力量都是與巴峇的名字有關連。它最主要的表現是在神像上創造聖灰，主要是在巴峇的相片上出現，它同時也在同一神龕里的其他神像里出現。這些聖灰有時是黏在玻璃的外面，或者是在玻璃與照片之間，它可能小量地出現，然後慢慢增多，直至它把整張相片蔽蓋住；在另一方面它可能一齊出現，瞬眼間就把相片全部遮住。

D S 陳旦是孟加羅的一個牙科醫生，他是許多曾經經歷

這奇異現象的其中一人。他告訴我聖灰突然出現在他家的神龕上的所有神象上；一個月之後，它又完全消失了。他對於它的消失感到非常不安，好像象徵着神也不再保護他，不懂是否他做了些錯事，還是他沒有去做應該做的事。

他的妻子經常在醫務所里協助他。如果他需要她進入房間來，慣例上他會把鈴搖動。有一個早上當他搖鈴時，他的妻子剛好把鮮花放在神龕上。當時所有的神像都很清潔，沒有任何聖灰的痕跡。她之所以能肯定這一點是因為隨着聖灰的突然消失，她一直在關心期望聖灰再度出現的任何跡象。

把花朵放下來之後，她匆忙跑去看她的丈夫需要些什麼。幾分鐘後當她回來時，所有的神像都已鋪蓋上一層聖灰。她馬上趕去告訴她的丈夫，當她經過客廳時，她看到巴峇的照片也出現一堆一堆的聖灰。

大部分的聖灰過了一兩個月又消失不見了，令醫生感到高興的還有一小部分留存在那里。當我去拜訪這位牙科醫生時，這些聖灰還存在着。

我跟我的妻子曾到過各個城市去觀看出現奇蹟的各間屋子。我發現這些聖灰是緊緊地貼在玻璃的平面上。雖然有些已掉進鏡框的下面。

一間屋子里的一個婦女告訴我們：“聖灰起初是出現在玻璃的外面，一些人認為我們爲了達到揚名的目的而自己塗上去的。它隨後逐漸在下面形成，出現於玻璃與神象之間。”

我曾檢查一些聖灰在玻璃里面出現的相片，它們的背面是牢牢地黏着的，許多以前都沒有被動過。除此之外，因聖灰而使我們接觸到的這些人及其他人士都不是那種裝着的虛偽者，他們都是虔誠的教徒。對於我來說，他們都不是自私自利和具有精神狂的人，他們對於遺留在他們家里慈悲力量的痕跡表示歡虛和敬仰。

在一些屋子里，除了聖灰的出現外，還有其他的事物出

現。例如拜神用的粉末、幾滴安逸特美妙的飲品，小小的印度神像、花朵，甚至是置放於神像周圍的花串。

在賽巴峇名譽下所應用的精神催眠力量，也產生其他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這裡有一個明顯的例子。本納市的戈佳里先生每個星期四都去拜訪當地的舍地巴峇神廟。有一次他把一些有關沙地也賽巴峇的小冊子和聖賢的相片帶去神廟。在他的皮袋里，他有六張興地文和六張英文寫的小冊子，里面也有同樣數量沙地也賽的照片。

他開始把這些文件分派給到神廟禱告的人。他們全部都要與地文書寫的小冊子和照片。顯然地沒有一個人懂得閱讀英文。戈佳里開始把他僅有的幾分也分發給到來的人群。對於那些沒有獲得分派的失望人士，他正要告訴他們他會在下一個星期帶來更多的小冊子和照片。

當他的手伸進皮袋里要拿出最後一本小冊子時，令他感到萬分驚異的是袋子里不是空着，而是盛裝着半袋文件。往袋子里面看時，他發現一大疊興地文的小冊子和一大疊的相片。結果呢，袋里面的文件足夠分派給每一個人，不多也不少。每一個人都很滿意，袋子里沒有餘留一本興地文的小冊子和一張照片，剩下的只是那六本英文書寫的小冊子，它們的數量沒有增多，因為當時沒有人需要它們。

來自各處有關這種法力的報導也包括自動出現的文字、能夠看到出現於粉末、平滑牆上和天花板上的音訊，這些音訊據說是來自賽巴峇的。那些與這些現象有關的人（至少是那些我有親自接觸過的人）都是誠懇和有智識的。他們興奮地形容這些音訊怎樣被應用來幫助有病的人，教導人們在行動和習慣上培養良好道德觀念，幫助那些消沉的人如何解決他們與人的關係，工作問題等等。因而這種法力看起來是一種好的，幫助人行善的力量。

但是在傳達現象方面可能會出現危險。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較低級的星座系統里，往往出現許多騙子、偽裝者

，更糟的是他們都等待時機，準備取得與這個世界的聯系，因此這種精神法力不是十全十美和永遠是仁慈的。它可能被入假神的名譽誤用，因此人群會被愚弄及誤導。最終將導致人類變成驕橫，自私自利，充滿着低級的慾望，而不是高尚的精神氣質。

在巴峇的指示下，有一個佈告在神廟的雜誌中出現，佈告中顯示他的一些追隨者已有貪婪和壞慾望的跡象出現。佈告這樣寫道：“有些人利用巴峇的名字，告訴人們他們經常與巴峇取得聯系，他們能為人群解答疑難，給予他們音訊，接受外人的錄音訪問，這一些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要想賺錢及想揚名。”佈告繼續指出那些現象必須加以解釋，區分那些是神靈顯示，那一些又是騙子們的把戲：“每一個信徒都有責任通過明智的諮詢和堅決的否認來阻止這些詭計的得逞。”

巴峇曾經清楚地指示那些受惠者必須分辨那些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精神力量的真確性，絕對不能利用它們作為揚名和獲得私利的工具。

第十五章似是而非

進入我心靈的黑夜裏
 通過一道狹隘的路
 在摸索中向前，
 看啦，那光明
 是片不夜天的土地

羅米

在前面章頁里那些人的經驗，都是那些令人尊敬的人，其中有許多在現代的印度中身居高職。

但是他們願意證明的真理，是很難為具有現代思想的人所接受。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証據反映着有更多的東西存在於天地間，比包羅萬象的唯物哲學所知道得還多，而且這些事件是與科學的定律和我們所了解的日常經驗相矛盾的。明確地講，今天在印度存在着一個這樣的人，他可以任意地隨處拿到各種各樣的東西，不是象魔術師在戲台上表演耍東西，而事實上拿到東西。不論他身在何處，他每天都做這樣的事。不論你是在他的身旁，或是你在遙遠的地方，知道人們腦海里所想、所做，或者計劃要做的東西。他能夠在你身旁隱蔽不見，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他給人們指導，愛護和教導他們。尤有進者，他們的証據還包括他能夠預見未來，用創造的儀器進行手術，用奇異的方式治好不治之症。在这一切之上，他引導他的信徒達致精神生活的最高峰。

無數的人相信，或者半相信有關耶穌和克利斯納神的事件。“但是，”讀者們也許會問：“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現在是科學時代，而不是奇蹟的時代，你叫我相信這個活人能做這些事情，而且是在過去廿五年來都經常這樣做？”

我的証人們並沒有要求任何人相信任何東西，他們只是

敘述他們所見和所知的。我本身由於受到現代懷疑論者的影响，當然不期望任何持有懷疑態度的人接受，除非如湯瑪斯聖賢所親眼看到、聽到和感覺到。

當然，成千上萬的人是沒有機會親自坐在賽巴峇的身旁，不論是在巴拉聖地，或者在未來歲月里他可能到達的世界任何地方，爲了使許多人，雖然他們沒有機會見到，但是他們相信他們的信仰、希望和了解會使他們受惠。我將提出許多証人，在以後的幾章里所提到的那些人的故事。當事人都是科學界、商界和政界的著名人士。其中的一些信徒，他們都是印度，甚至是國際的知名人士。在他們的生命中，都有奇偉的賽法力出現，但是每一個事件都是不同的，各有其完整性。

有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在馬德拉斯的一間房間里跟一個婦女聊天，她是來自印度北部，準備到巴拉聖地參加西瓦拉地盛典。在四十年代的後期，她已認識了賽巴峇，而且是他的一個最忠誠、最清高和最誠懇的信徒。她不允許我引用她的名字，我只稱呼她爲B夫人。那天在房間與我們在一起的還有C查理博士，他是馬德拉斯基督學院的哲學教授、倫敦精神研究協會的會員、世界心理學界的著名人士。我們說服B夫人向我們敘述她從賽巴峇處所經歷到的奇蹟，我謹記述下列的兩三個例子：

她說在一九五二年，她的兒子查哇哈患了病，當時他只有五歲大，他發高燒，以至神智不清。她的丈夫是個醫學人員，可是當時不在家，她請了另一個醫生來看她兒子的病。醫生開始以爲是瘧疾，於是對症下藥。但是到第六天他還是發高燒，於是醫生認爲他的診斷錯誤，他當時認爲是傷寒，待隔天驗血以証明是否正確。

當時B夫人已是賽巴峇多年來的追隨者，她見過他所表演的奇蹟，雖然她經常崇拜他爲導師，却不知道他威力的境地。她一直想親自試驗他。現在她非常擔憂兒子的健康，於

是誠心地向巴峇祈禱，請求他的幫忙。

過了一會兒，她發現查哇哈比較好些，她檢驗他的溫度。發現已經下降了很多度，而且他現在已不再昏迷不醒。是不是她的祈禱得到靈驗，還是這是自然發生的呢？她很想知道，但是要怎樣才能知道呢？相信巴峇是會幫助她解決疑難，於是她想出一個方法來探問他。在腦海她這樣問巴峇：“如果明天早上兒子的溫度是98.4度，那麼我相信這就是你的傑作。”隔天早上，她檢驗了兒子的溫度，剛好是98.4度。當醫生於較遲到來時，發覺病人已經完全復元，沒有需要再進行預定的驗血。

日後，B夫人獲知那夜她向賽巴峇虔誠祈禱時，他剛好是住在雲卡達居里的宮庭里，他與一群信徒靜坐在一房間里，突然他進入催眠狀態，過了一會，他恢復常態，告訴在座的信徒，其中包括雲卡達居里王子。他說他的一個信徒有疑難，她的兒子生了病，而他要給她幫助。查哇哈現在已經復元了。”巴峇這樣說道。

爲了好奇，顧馬拉查很想見見這個巴峇醫好的孩子。幾個星期後，當B夫人，她的兒子和顧馬拉查都同時拜訪布達巴蒂，巴峇就有機會使顧馬拉查的好奇心如願以償。

幾年之後，這個孩子發生意外，受到嚴重的創傷。同時也發燒，這又是發生在B夫人的丈夫不在家的時候，使B夫人狼狽萬分。她極難獲得迫切需要的藥物，她向賽巴峇祈禱，結果取得令人驚奇的效果，使她獲得所需要的東西，孩子不久就復元了。她自己又再想這可能是巧合，一直到她居住在南部的妹妹麗麗所說的話爲止。

B夫人是居住在幾百里外的印度北部，從來沒有寫過信給麗麗或是任何人有關孩子意外的事。然而在這個事件發生過後不久，當麗麗在布達巴蒂時，她從賽巴峇的口中聽到這個故事。他告訴她有關意外事件的詳情，並說他當時是在現場。這些話使B夫人聯想到當她向他祈禱時，使他們建立起

聯系，從而使她獲得適時的協助。雖然B夫人喜歡猜疑和詢問事物，但是從深一層去看，她是個信仰很深和虔誠的人。

當B夫人講完她的故事後，查理博士指出說，在這些事件發生過後不久，她有告訴他這些不平凡的事件，後來她也有告訴其他的人。他認識她已有好多年，他說她的敘述跟她第一次講時一樣，沒有任何細節上的偏差，沒有加多，沒有誇張，這是非常值得讚賞的。查理博士以一個有經驗的精神調查員的立場指出。

“她是第一流的証人。”他向我保證說。

“你本身是否有看過巴峇創造東西？”我問他。

“有，我曾經多次看過他創造聖灰。”他回答，並且補充說：“如果我的名字有任何價值的話，你可隨意引用我的名字。”

人群中的一位人士開玩笑地說：“這樣一來，你的S P R銜頭就會被拋掉。”

D K邁那遮是個科學博士，孟加羅印度科學院有機化學的教授。他的妻子是個物理學家的女兒。夫婦兩人都是孟加拉人。他們都是在沒有正式宗教的家庭里長大。

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到他們的家里拜訪，他們的家是在學院里面。他們都極願意談論他們與賽巴峇的奇異經歷。在四個鐘頭的會面里，我們都很少談到其他的問題，只是集中這個令人神往的課題，也不知喝了多少杯茶，一直到太陽西沉，黑夜籠罩着庭院。

邁那遮博士告訴我他是在証道哲學的環境下長大，這並沒有使宗教成為科學，而是對宗教採取科學的態度，它當然不會使人的頭腦傾向神奇或神化身的想法，但是，這個博士承認他有一個精神領袖，那就是他的叔叔一聖賢蘇韓，他是個有無比驚人體力的賢士，能夠與老虎打鬥。當他年青時，邁那遮閱讀他叔父寫的一些神學著作。雖然如此，基本上他還是一個証道家者和慎重的科學家，當他第一次聽到賽巴峇

的名字時。

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由於好奇，他訪問了布達巴蒂。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當他不時地聽到一些事物與物理和化學的定律格格不入時，他是有責任親自探個明白。與邁那遮同行的，還有學院里同一部門的艾雅教授，印度空軍的一位官員，他是一位跳傘專家。

博士在這次以及以後許多次與賽巴峇的接觸中，使他經歷了許多難以解釋的奇異事件。例如預見、治療、在空間創造物品、在衆人面前把物品的性質轉變、在敘述他的一些經歷時，我將把它們分門別類，雖然這些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聯帶的。

邁那遮博士的第一個奇異的幻覺是克利斯納神，雖然成千上萬的印度人崇拜他為神的化身，但是邁那遮只認為他是個好慾的人，一個玩世不恭的人。事實上他習慣給那些生活放蕩的人起“嘉里尤卡的克利斯納”別名。

當他第一次拜訪神廟而與巴峇同坐在房間時，他看到巴峇的臉轉變成克利斯納。這樣一共發生了三次，但只是眨眼間。他感到迷惑不解，但同時還有許多其他的現象出現。

雖然他並不像他的叔父那樣與老虎博鬥，但是他認為保持身體的健康是重要的。每天早上他都在屋子附近的公園作運動。當他從布達巴蒂回來後，一天清晨五時，當他在草場上作柔軟運動時，克利斯納的幻像突然在他面前出現，然後這個深藍的形像向他走來並且與他結合。許多天來，博士感覺到他被一個典型的放蕩的人所佔有，但這並沒有使他感覺到是個海德先生。事實上它的影响剛好是相反的。他感到他能夠完全控制他的感覺和慾望，這是他有生以來最奇妙的內心經歷。“它使我感覺到像一個皇帝。”他這樣說。

在這興奮的心情下，他又再到神廟去告訴巴峇。他極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巴峇只是默默地微笑，然後他把一隻手放在邁那遮的頭上，另一隻手則放在他的小背上，按

摸了一會兒，這之後，教授的困慮就跟着消失，而他隨即恢復正常。

邁那遮的這個經歷，使他了解到他對克利斯納神的性格和意義具有錯誤的觀念。現在他才了解克利斯納是神座里的牛童、偉大的皇帝和政治家，超越時空的使者，他向阿春納和全人類講述經典著作中的金石良言。巴峇也給他的新信徒對於了解神的真諦，給予一個良好的教導。

第二個幻覺也是一個變形的現象，但是却與物質的現象混合。這是發生在白原鎮的賓達雲南里，當邁那遮博士和家人去見巴峇的時候，當博士坐在房間凝視巴峇的獨特的頭部時，突然間他發現巴峇的頭變成西瓦的頭，而恒河的水正從他打結的頭髮中流下來。同樣地這也只是一剎那間。不久之後，巴峇創造了一個盒子，他放在掌心讓邁那遮的兒子看，然後問他：“這是什麼？”“他很像西瓦”孩子回答說。過了一會兒，他再問同樣的問題，這次孩子回答說：“它像舍地巴峇。”他父親因而感到生氣，認為他的兒子連西瓦和舍地巴峇的形象也無法區分。

賽巴峇把盒子送給邁那遮的兒子，較後時；當邁那遮把盒子拿來看時，他看到盒子的一邊嵌有舍地巴峇的像，另一邊則有頭髮紐結的西瓦影相，而恒河的水在他頭上流下，就像他剛才在幻像中所見到的一樣。

當邁那遮第一次拜訪巴峇時，他開始創造東西。他除了在聚會中創造聖灰外，他也在空中拿一個金牌送給邁那遮博士。當我和妻子去拜訪他時，他顯示給我們看。金牌的一面是舍地巴峇用梵文寫着：斯里賽巴峇；金牌的另一面是一隻展示掌心的手，刻有印度的梵文。地理古文和淡米爾文，意思是“當我在時。你還有什麼可恐懼？”

對於那些懷疑論者，他們在注意是否有耍弄手段的詭計。但是最令人信服的現象，是在邁那遮博士遇到賽巴峇不久之後發生，在那個階段，他本身有點懷疑，不大相信這些製

造物是高超的魔術把戲，還是真正的奇蹟。

在這次事件里，除了邁那遮外，還有兩個婦女和三個小孩子。巴峇以他一向的手勢搖動空氣，把他的手轉上，接着把手打開，可以發現到他的掌心里有一層薄薄的粉。在他們的疑視下，他把掌逐漸向上轉，他用一隻手指劃過粉末，當他這樣做時，他的掌出現五大塊圓形的糖，然後每人分發一塊。教授指出這些糖菓主要是用乳酪做的，它在印度是屬於不流行的一種糖菓，只有在邁那遮所屬的州—孟加拉的一些地方才會發現。

根據邊那記說，他的妻子是個很有手藝的人，她的能力從釘一個鐵釘起，直至修理內燃機。她是在沒有正式宗教信仰的家庭中長大，當她第一次遇到賽巴峇時，她從來沒有看過一本神學的書。

在第一次與巴峇見面時，巴峇把手放在她的頭上為她祝願。隨即，她的丈夫看到她頭髮中出現一系列的聖灰。令博士奇異的是，在幾天後，他發現她在閱讀巴峇的論文，接着，她又翻閱其他神學的書籍。

過了一些時候，巴峇指出她在閱讀上的新興趣，於是再度為她祝願。他又再把手放在她的頭上，這次放的地方稍為高些，觀看的人都看到聖灰從他的手中散落四處。她對神學書籍的興趣進一步加強，跟她的丈夫一樣，她已經成為賽巴峇的一個忠誠信徒。

邁那遮博士曾經告訴我三個神奇的治療法，這些都是他親自體驗的。第一次是他本身，雖然是屬於輕微的病，但也極令人神往。他坐火車到巴拉聖地，火車取道賓奴昆達前往，他的手指被車箱的窗口夾到受傷，手指因而凝黑腫脹和非常疼痛。

當他到達神廟時，他與一群人坐在祭堂前等待巴峇的出現。令人敬愛的形像在面前出現，他以一貫的步伐經過由坐着的人群形成的通道，邁那遮是坐在前排，當巴峇到達他的

坐位時，他停下來，但是他沒有向着邁那遮，而是把背向着他，彎下腰跟對面的一個人談話。當他彎向前時，他道袍的尾部動到，甚至遮蓋博士的雙手。巴峇隨即交叉着腳，在他前面的地上坐下，過了一會兒，巴峇繼續向前走。沒有跟邁那遮講過一句話。

不到一會兒，博士感到他手指的疼痛已經完全消失，受創傷的手指現時已恢復正常，這是由導師的道袍觸動而醫好他的手指。

第二個治療事件是關於那個跳降落傘的英雄。他於一九六一年偕同邁那遮博士到巴拉聖地作第一次訪問。這位空軍官員患了一種愈醫不好的病。由於這樣，雖然他已結婚多年了，但是未能生育孩子。

巴峇創造一些聖灰，然後把它給軍官使用，告訴他會把不育之症醫好，今後將會有健康的兒女，不僅是由於這些聖灰的作用，還是由於這個傑出治療者的存在和意志，或者兩者結合所起的作用，不可能的事情也變成可能，不可醫治的疾病也被醫好，正如巴峇所答應的，後來這個跳傘專家獲得一個健康的兒子。

第三個治療事件也同樣是不科學的，然而這個孟加羅科學家也如常在講述出來，事實上他還有點洋洋得意，有一個富有的化學品製造商，他的兒子根據家庭醫生說一患上了氣喘症，或者至少是類似氣喘的病症。

但是當邁那遮博士帶這個孩子到巴拉聖地給賽巴峇看時，他指出孩子所患的不是氣喘症，而是他骨格構造有毛病，使他在呼吸上有困難。賽接着揮動着他的手，從賽的庫中，或者有時他稱之為神奇的供應所，拿出一個嵌有舍地賽照片的金盒子。巴峇說這個孩子必須把它當符帶在頸上，這樣一來就不會有呼吸上的困難。從那天開始，邁那遮說，那個孩子就再也沒有氣喘的現象。過了一些時候，金盒子的鍊脫落了，把這件事通知巴峇時，他說它已盡了它的功能，因而無

須配帶它。現在可以把它放在一個箱子內。

作為一個科學家，這許多年來都一直經歷到這種現象。這種現象是不能以現代科學的定律和原理來解釋。他應該怎樣做呢？採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態度，或是以鄙視和自我保護的聲音嘴咒它，這是承認科學只是在遙無邊際、未被探測的汪洋中所收集到的一些小石頭和貝殼。

邁那遮博士與他同輩的一些傑出的科學家，選讀了第二個課程。他現在已經是賽巴峇的忠誠信徒，喜歡騎着他的士古打到處去旅行，經常到一百英里外的布達巴帝或者一百廿英里外的白原鎮，如果巴峇是有在這些地方的話。

在這些地方或者在他的住家里，巴峇偶而有到來吃一餐飯或者聊天，這個舊的証道主義者也極高興經常能從賽巴峇的口中，聽到他敘述“証道哲學的基本綱領”。

Y J 勞爾博士是海德拉達州奧斯曼尼亞大學地質學系的系主任，他是一個恰當的証人証明能把石頭轉變成為另一種物質，這是上書寶貴的神學課時所出現的。

有一天在布達巴蒂，巴峇拿起一塊破碎的花岡石，他交給勞爾博士並問他里面包含些什麼東西，地質學家就講述石頭的幾種元素。

巴峇說：“我不是指這些，我是指一些更深入的素質。

勞爾博士說：“你是指分子、原子、電子和中子吧。”

巴峇指出：“不是，不是，比這些更深的！”

勞爾博士說：“聖賢，我不知道。”

巴峇把石頭從地質學家的手中拿回，他用手指把石頭頂起，用口氣吹它。勞爾博士目不轉睛地看着這塊石頭，當巴峇再交回給他時，這塊石頭的形狀已經完全改變了，本來是一塊不定形的石塊，現在已變成一個吹笛的克利斯納石像。地質學家也發現到石塊的顏色也變了，甚至它的物質構造也變了。

巴峇說：“你看看，在分子和原子之外，神也存在石塊里，神是甜蜜和快樂的，把它的腳打開嘗試看。”

勞爾博士很容易就把小石象的腳打開，他用舌頭嘗試，發現它是像糖菓一樣地甜。整個石像本來是用花崗岩製造的，現在却變成是糖做的。

從這個事件中，勞爾博士曉得有些事物是難以用語言，或者是現代科學來表達和解釋的。事實上，是超越一個常人的想像力的。他是個傑出的科學家，認為科學的話是最先的：最後的話只有傑出的神學家才曉得。

雲卡達居里是古典學校的一個王子。他是在英國受教育的，在國際性的社交場合里活動，參加大規模的打賭運動和馬上球賽。雲卡達居里有一間宮庭在他的老皇州里，另外有一間則在馬德拉斯。他是個個子高大的人，有王子的氣派，英國紳士的禮儀和講話的風度。在宗教事物方面，他給人的印象是道地的正統興都教徒，他的妻子是波達的南尼。

在賽巴峇很多次的聚會里，我都有遇到這位王子，他有到我的私寓里，告訴我們他與賽巴峇的神奇經歷。我相信他這樣做是有理由的，目的是要使我對奇蹟有正確的觀點。這許多年來，他和他的家庭成員都有很多這方面的經歷，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有一次，王子的第二個兒子是一個駕車團的成員之一，他們的行程是從馬德拉斯至布達巴蒂。離開安特拉、巴那狄斯的直多爾不遠的地方，他們把車停在路邊野餐。當他們吃完主要的菜餚後，巴峇問眾人喜歡吃些什麼水果。對於一個旅遊團來說，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有的喜歡吃芒果，有的要橙，另一些則要梨。

“你們將會在那邊的那棵樹上找到這些果類。”巴峇說，用手指着附近的一棵野樹。

他們感到很興奮，因為他們知道與巴峇在一起，什麼事情都能成為事實。他們跑過去，看到那棵野樹的枝幹上，懸

掛着他們所提及的各種水果—芒果、蘋果、橙和梨。他們把果子採下來吃，感到它們具有稀有的美味。

有一次在布達巴蒂，當時還沒有醫院，有一個香客患了急性盲腸，在附近又沒有醫生。王子的兒子與其他整十個人都在現場，巴峇揮動着他的手，創造一把手術刀，接着就進入病人正在呻吟的房間里。

沒有人在房間里看到巴峇如何進行手術，但是他展示割下的盲腸和已經痊癒的傷口給大家看。如往常一樣，他用聖灰和神力來代替麻醉劑，並使傷口能夠即刻痊癒。

王子本身有看過許多這種神奇的事蹟。有一件令他深為感動的事，那是於一九五〇年發生在雲卡特居里。當時他和賽巴峇才相識不久，也是這位年青的廿五歲聖賢到雲卡特滿里的第一次。

他們一行人有廿至卅人，組成一個車隊，從宮庭出發，準備巡迴全國。巴峇從來沒有到過這個地方，當他們經過一沙堆時，巴峇就要求在那兒停下來。再過幾英里，他們看到一個乾涸的河牀。大家都在這裡停留下來，圍繞着巴峇坐在沙堆上。他們談論了一會兒，他捲起衣袖，把手伸進他前面的沙堆中。“然後。”王子告訴我：“我們都聽到奇異的鋸木聲—至少像是這類的聲音。他問巴峇這是什麼聲音，他含糊地回答說有東西在開拉斯製造。”

開拉斯剛好是西瓦的居所，他是與瑜迦有關的神，以瑜珈術的威力和神的恩惠賦與人群，許多賽巴峇的信徒都認為他是西瓦沙克帝神的化身。

當年青的聖賢把手從沙堆中伸出來時，一道有整十尺半徑的藍光閃耀而過，然後他們看到巴峇手上拿着一個八寸高的物件，是用純白的斯巴帝卡做的，它原來是個拉馬神像，他與西瓦一起共同組成一個神座。當每個人都看過這個開拉斯的贈品後，巴峇把它交給蒙面紗的雲卡特居里的南尼，吩咐她用絲綢把它包好，然後這樣一直把它放到第二天。

第二天把它打開來時，白色的石頭已變成藍色，這個小神像現在是置放在王子家里的神壇上。它還保持着同樣的顏色。用王子的話，它藍色的光芒還像它從沙里拿出時一樣。

像其他許多印度人一樣，王子曾經看過許多慶典式的魔術，或是以其他隱蔽技巧所創造的許多奇異現象。

“但是，”他強調說“賽巴峇的奇蹟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奇蹟這個字顯然是不適宜的，它會誤導一些人。

”

“有什麼其他的字眼可應用？”我問。

“我不知道，但是人們至少應該稱它為神的奇蹟。”

像其他親密的信徒一樣，王子和他的家人都認為賽巴峇是神的化身。

A 勞爾是馬德拉斯一個著名的眼科醫生。在他早期的工作生涯里，他有好多年是在賓達雲南地區為人群服務。當時，他只是普通的醫生。但是他有一個理想，希期有一天能成為一個著名的醫生。

他相信他的理想是會實現的，這個信念的產生是由於有一天，他去探訪一個舍地賽巴峇的老信徒，這個老信徒曾見過賽巴峇血肉之身，並為他建立一個廟宇。A 勞爾醫生為這個老人的神聖和虔誠所感動，自己也開始向舍地賽祈禱，並成為他的信徒。

自從那天之後，賽的形像一直留存在他心里。“隨着歲月的過去，”他說“賽越來越在我的心里生根，我以極樂觀的態度生活着。在一九五四年，我被邀請參加美國愛爾華大學進行更高深的學習。由於這個機會，使我獲得學位，成為一個更有資歷的醫生。我開始在賓達雲南從事眼科醫療服務。

。”

有一天，一個婦女來到他的藥房申訴她的視力模糊。她是患了白障眼，而使病況複雜化的是她同時也患有風濕病和皮膚紅腫症。醫生告訴她及她的親人，認為她不適宜動手術

。她回答：“我是聖賢賽巴峇在布達巴蒂的信徒，他指導我來賓達雲南，並且說：“在賓達雲南有一個眼科醫生，他是我多年來的信徒，去找他，告訴他我要他為妳動手術。他會照做，而妳會恢復妳的視力。”巴峇接着告訴她誰是這個信徒，在他的講述中，他知道A勞爾過去的一切。

醫生感到迷惑和驚奇，這個婦女告訴他聖賢賽是舍地賽的再生。由於巴峇的這一席話，A勞爾對於這些話的真實性充滿信心。他違背他的專業性的判斷而為她進行手術，手術結果是很成功，而婦女也很快就恢復她的眼視。

醫生想立刻就到布達巴蒂去，觀看這個人形的神和向他跪下敬禮。幾個月之後，他有機會移到馬德拉斯去做眼科醫生。在到達馬德拉斯幾天之後，他就聽說聖賢賽巴峇到訪這個城市，目前居住在捨雅芬爾路三號。他驅車到這個地方，在那邊，他看到一大群人在等待着巴峇，他感到絕望。突然間有一個他不認識的青年（他的名字是依斯華拉，是屋主的長子）前來問他：“你就是R勞爾醫生吧！巴峇要你進入里面，他現在是在樓上。”

醫生的心在急促地跳動着。他步上梯級，然後立即在巴峇面前跪下。個子矮小，穿着道袍的人輕拍着他的背和扶他起來。

“醫生，”巴峇說：“你與我在一起已有很多年。是我把你引到馬德拉斯。我會永遠與你在一起，你無需擔憂……”醫生回憶說。這是感人肺腑的經驗，他的興奮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從此之後，醫生在他的醫療所里也經驗許多稀有的經驗。當他進行困難複雜的手術時，他感覺到有人在指導着他的動作。如果病人是由巴峇送來的信徒，病人有時看到巴峇也在那里。有一次，當R勞爾進行手術時，一個病人喊道：“巴峇！你也來了，我看到你的臉，你的手指在舞動着，是你自己進行手術的工作。”

與此同時，醫生感覺到一種特殊的現象，如像他人的手指在他的手指里面移動，在做所有的工作。“這只是幾分鐘的事，這真是一個奇蹟。我的自大精神在消退，”醫生說：“我在門前跪下，我心里在流淚，因為我看不清楚神的面孔和衣著，如我的病人所清楚地看到的那樣。”

這以後，R 勞爾醫生也能看到醫生的醫生，讓他用自己的話來告訴讀者。

“巴峇介紹一個病人進院，他是來自羅也坡南州先地古梯鎮的查甘勞，他是來進行白障眼的手術。巴峇也把動手術的時間訂定為早上十時半。這個病人已被許多醫生，包括我自己，拒絕為他動手術，因為他的病情複雜。他的血壓高達二百，他的心膨脹；他有很嚴重的糖尿病；他也患有心肝硬化症；他兩邊都有脫腸症；所以任何眼科醫生，如果要為這個病人動手術，那麼他寧願把醫務所關起來而去度假。但是他被允許入院。在手術室準備各種開刀的手術，當我在我的辦公室時，我感到精神過敏，情緒波動，害怕病人會因而喪失生命，而自己的聲名也掃地。”

“突然間，我感到巴峇捉住我的手，要求我與他一齊走向手術室，我跟隨着他。清楚地看到他的道袍在我面前輕輕移動，一步一步地走上梯級。像往常一樣，我洗清潔我的雙手，穿上手術衣和手套。病人這時已躺在手術桌上。”

“他的血壓在增高，他的心在抖動着，他有窒息的現象，看起來他將會在手術台上去世。從來沒有過的恐懼征服了我。我感到無能為力，我呼喊賽南。賽南（這是許多賽信徒喜歡用的口號）。我的助手也加入這個合唱隊，呼喊“賽南，賽南！”病人也喊“賽南，賽南！”。

“令每人在手術室內的人感到驚奇，包括我自己在內，我所穿的白圍裙已變成褐色的道袍。我戴上手套的手指已不再是我的，賽，這個偉大的醫生，已在我身旁出現，他正在進行動手術的工作。在幾秒鐘內，手術已完成。最後的工作

是由導師親自完成，接着他就離開。醫生的手術衣又變回白色，剛好在這個時刻，巴峇在巴拉聖地告訴圍繞着他的信徒：“查甘勞的手術已經完成！””

第十六章來自西方的言論

在您的愛護下，我們燃起光明的燈

我們的茅舍、閃爍在火花中

內心的火燃燒得這樣燦爛

一股青烟把我們升上天堂

—依拿基、古波斯的神奇詩人

來自世界各地尋求精神解脫的信徒，都會尋找到隱藏在深山野嶺里的“偉大的和平領域”。有的只能作一個短暫的拜訪；巴峇為他們的心靈裝上新奇和喜悅，而幾乎能到達他們心靈的最深處。有的却能夠與這個充滿法力和愛的人生生活多個月，從而使他們經歷一個深海式的改變，他們的生活將不會再像以前那樣。

隨着歲月的飛逝，原先是寥寥無幾來自西方的香客，已逐漸壯大成一條溪流。這條溪流是由美國（特別是加里福尼亞州）澳洲、歐洲、非洲、遠東和東南亞。通常人們不僅僅為了好奇而從老遠的地方到來。他們是帶着重大的困難而來，或是尋找開導的道路而來，他們帶着希望，至少是帶了一些信仰而來，否則，他們絕不會來到這裏。

一旦個人自己的燈被巴峇的愛火所點燃，又有誰能夠描繪這種內心的燃燒？誠如一個古波斯的詩人所說，當一個人的茅舍着火燃燒時，它只能散發出少許的烟號。這些煙升上天空，也只能告訴些微——僅僅是些微——的故事。它們代表口頭傳訊的局限性。一股濃煙也同樣有局限性。經驗告訴我們，這些故事只是處理外在的奇蹟，很少伸入到偉大的、燃燒着的內在奇蹟。

讓我們看看那些來自西方的香客，他們是在比興都主義，特別是賽巴峇狹小的精神領域里長大，他們對這些事件有

些什麼樣的反應呢？這裡我只敘述幾個我所識的西方人，他們曾與賽巴峇相處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在這本書的前些章頁里，當我第一次見到賽巴峇時，我跟當時住在神廟里的嘉比爾·斯特耶女士談過話，她已經在那邊住了好幾個月。當我第一次拜訪巴拉聖地時，她告訴我她的許多奇異的經歷。她曾經歷許多這類外在的法力和仁慈，但是，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巴峇的愛護。這就像磁鐵一樣，使她多個月來能經得起寺院內的艱苦生活。嘉比爾最後洒淚忍痛離開這裡而回到她的祖國工作。但是，我認為她的生命一旦點上了這偉大的光把，將會跟以前不一樣，因為內在的火花會反映到外表上來。

在我們與賽的早期生活里，兩個我們運到，現已成為密友的是羅拔和瑪嬌·雷穆夫婦。他們來自加里福尼亞州的太平洋巴利沙地。羅拔是個飛機師，有着紅頭髮的美國人。當我第一次拜訪巴峇時，是他帶我去尋找巴峇。

在他們還未到來巴拉聖地居住時，他們夫婦也像我們一樣，親自去尋找那個神秘的印度，探訪過許多寺院和高深的瑜珈術大師。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一些精神的滋養。現在他們已找到他們真正的導師和真正的榮譽。對於他們內在的經歷，我無法奉告，雖然他們有告訴我這方面的體驗。他們外在的經驗包括在這些篇幅里所詳細描述的事件，他們經常看到巴峇魔術般的手在空中搖動，或者把手伸入沙堆中而拿出許多令人神往的贈品，或者是一些甜品以供在場的人士享受。他們也看到這雙同樣的手，也能把東西的性質改變。有一次，羅拔坐在靠近巴峇的地方，只見他的手懶洋洋地拿起一捲紙，出乎意料之外，他叫羅拔打開嘴而把紙塞進去，在他口中所嘗到的不是紙的味道，而是美味的糖菓。

像其他西方人那樣，雷穆夫婦認為巴峇的奇術是真實的，是與日常所發生的事件不同，又經常是意料不到的，他們已經接受他為神明的一分子。

在我們初次會面不久之後，雷穆夫婦就回到美國去，此後他們也有經常來拜訪巴峇。在一九六八年，他們與巴峇共同從印度到東非洲旅行。在這之前，我在孟買的沙地也賽世界會議中遇到他們，他們與我們夫婦及巴峇作了一次短暫的旅行。在這段愉快的時刻里，使我有機會領悟到真誠的賽信徒和嚴肅的精神解脫者的面貌。

在賽巴峇非印度人的追隨者當中，其中一個最著名的是英蒂拉黛微，她是世界著名的瑜珈術教師和多本瑜珈術著作的作者。

有一次，當她訪問設於阿提亞神學會的總部時，我和妻子告訴她有關我們與巴峇的經歷。這雖然是她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但她感覺到這是個重要的名字。她隨即認為這是一個她必須在印度要見到的人，不論是花費多少時間和麻煩。她本來預定要飛到西耳去講學，然後從越南直接飛回設在南加尼福利亞的瑜珈中心，她現在改變主意，打算在越南講課後飛回印度，以便會見賽巴峇。

由於巴峇喜歡遠遊，行蹤不定，她千辛萬苦，克服重重困難後才有機會見到他。在炎熱的印度夏天里，她終於在巴拉聖地與賽巴峇作第一次的會面。她意識到他具有偉大的精神力量，隨即她就成為他的狂熱和積極的信徒。

那個時候，她剛好開始到世界各地巡迴教導和鼓勵靜修。巴峇對於這種工作給予讚賞，稱她的使命為“黑暗中的火光”。自從那次會面之後，每年英蒂拉黛微必定從加尼福尼亞到印度三幾次，在巴拉聖地和其他地方與巴峇共處一段時期。作為一個作者，我讓她自己講述本身充滿着精神性的神奇經歷，對於巴峇所創造給她的許多物件中，她都有跟我談及。在這裡，我只記述兩件具有特殊興趣和証實價值的事項，因為這是來自一個世界知名的証人。

第一次事件是：在英蒂拉黛微和一群美國訪客面前，巴峇可以憑空拿到一條長而重，並且嵌有108顆珠的鍊送給

黛微。當我在阿提亞遇到她時，她配帶着這條珠鍊，當時同行的還有一個美國見證人。

很多人都有看過巴峇公開地把一種物品轉為另一種，或者把其性質改變，在衆目凝視下巴峇從沒有用一些遮飾的物件。我本人也在富士離嶺看過，他把一粒硬石頭轉變為一塊糖菓。第二個黛微所經歷的事件是有關用神力改變物體的性質，這是非常值得令人尋味的。

有一天，巴峇為她創造一隻戒指，它嵌有許多色彩鮮艷的寶石，英帝拉黛微告訴我她不喜歡這些鮮艷的寶石，她認為這只是黑膚色的印度婦女所喜歡配帶的。黛微是個誕生在蘇聯的美國公民，由於早期的生活與印度有聯系，她引用了這個印度式的名字。她是一個白皮膚的婦女。

黛微不喜歡這個戒指，但由於是巴峇的贈品，她只好配帶着它。但是它極不配稱她，使她感到不出衆，她說這個問題困擾了她一天一夜，隨後她發現被邀請參加另一個聚會，她戴着巴峇這個不相稱的戒指，與許多人一起在等待巴峇的光臨。

當他進入房間之後不久，他吩咐她把戒指交給他。從他的表情中，她明白巴峇已經洞悉她的困境。他用母指和食指夾着戒指，展示着寶石的上半部分，在衆人的觀看下，他向寶石吹了幾次，好像吹息火柴那樣，突然間鮮艷光彩的寶石就聚合成一粒反光的鑽石。巴峇然後把嵌着大鑽石的戒指交還給她。她感到很高興，因為這樣一來她就能長期佩帶着這戒子。

下面簡述一個關於西方人的故事，敘述他怎樣來尋找賽巴峇，以及巴峇如何影响他生命的歷程。

奧爾先生是來自挪威的安士羅。他單身來到印度，除了一架陳舊的打字機外，他一無所有，只靠着自己的能力，勇敢，毅力和理想，想在印度尋求其黃金機會。經過了十二年的奮斗，即在一九六二年，他已經建立起印度其中一間最具

規模的船務代理公司。他每年所處理的船隻比其他的任何一間公司爲多。他的公司是在印度最先處理稻米起落，超過半數運稻米的船隻都是由他經理。這些船隻載來極大量的糧食，使印度免受飢餓的威脅。由於他具有這樣大規模的業務，必然地引起人們對他的注意。有些人妒妬他，有些人羨慕，又有些人想設法控制他的公司，在他公司行政人員當中，有一些主要負責人在幕後靜靜地濫用他們的權力，把公司資產轉進他們自己的褲袋里。

“當我知道有這些不當的行爲發生時，”奧爾告訴我：“我知道我將會與一個殘酷的敵人進行激烈的鬥爭。當我採取步驟阻止這些漏洞時，這些有關的行政人員就辭職，然後另外組織一個公司與我競爭，他們的目的是要搶走我的生意。”

作爲他們的破壞計劃的一部分，他的敵人就寫匿名信給所得稅當局，儲蓄銀行和關稅部門，誣告奧爾的公司違背國家的法律和條例。慣例上，這些有關當局就根據匿名信的情報採取行動。不久之後他們就知道誰是這些匿名信的執筆者，在好幾個月的調查工作里，奧爾需要提供多年來的證件，以便證明這些對他的指責是虛構的。

由於公司里的主要行政人員突然離開，以及當時流傳着的許多謠言，當然引起顧客對他不滿和感到不安。爲進一步惡化這種局面，他的敵人還寄信給他的顧客，指出他的公司正受政府的追查。所有這一切大大地打擊了他的業務活動，使他的前景黯淡無光。

但是由於奧爾一路來都信用卓越，他的顧客並沒有一下子就斷絕對他來往，而那家由他的反叛行政人員所創立的公司，業務上也沒有什麼重大的進展。他的敵人又策劃下一步棋。這個步驟在今天的印度並不是稀有的步驟，他們聘請了一個魔術師來對付他。

奧爾說：“我能夠應付他們各樣的攻擊，但是對於他們

應用這種秘密的巫術攻擊，我是完全沒有準備，當時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會應用這種方法。即使我知道，我也只一笑置之，認為這是迷信的舉動。”

但是奧爾在孟買的律師，當時他正在處理奧爾公司的難題，不久之後，他就嗅到巫術的邪氣，因為他以前有過類似的經驗。這個律師是奧爾的好朋友，又知道他是個清白和有原則的人，他於是就帶奧爾去見一個法西法師。這個法師居住在孟買的一個古廟里，這個法師是個術士和具有其他的法力，他肯定很強大的黑勢力正被用來對付奧爾。後來奧爾就經常與這個老法西法師聯絡。他說：“由於採用許多奇異的方法，使他能避免巫師所挑起的各種麻煩，使他的業務能繼續生存和發展。”

巫師這時正式露面，他知道有一股反對的力量正在征服他，他於是採用直接和兇狠的方式攻擊，他來到奧爾的辦公室，利用各種巫術界所熟悉的方法，企圖取得對其對象的控制權。但是法西法師已經有警告奧爾這種可能性，他立刻就懷疑那個有對陰險眼睛的老印度人，後者通過各種詭計進入其私人的辦公室。

奧爾設法避過他初步的陷阱，然後用計把這個巫師引進他的車里，計劃把他帶到法西法師那邊。在半途中，巫師知道了奧爾的力量和他的開明作風，他於是決定改變他服務的對象。他吞吐地承認了他是受僱於奧爾的敵人，以便摧毀他，他的家人和他的業務。巫師繼續說，他現在已經改變主意，如果奧爾的待遇好，他會為他服務，以便完全消滅他的敵人。

“巫師的威力是強大的。”他如此宣佈，接着他語重心長地說：“他們甚至能殺死還在母親子宮里的胎兒。”

那天早上，奧爾剛剛接到來自挪威的電報，通知其妻子已喪失懷孕七個月的胎兒。他想這也許不是巧合吧。

在寺廟里，法西法師立即認出巫師的醜惡面貌，他立即

把他驅走，同時威脅要報警捉拿他，法師警告奧爾千萬不要與這個有妖力的人來往。

在這個事件之後，奧爾的一個稅務專家的朋友，把他帶到舍地去。到達那邊之後，他感覺到神把大門打開，讓他欣然地感到上帝偉大。他已能放下肩膀上的千斤重，而所有的煩惱也一掃而光。他現在才知道那個幫助他的法西法師，原來是舍地賽巴峇的一個信徒，而他開始了解到這是賽的法力，指引着他安然度越充滿着暗礁的水域。

不久之後，巫師承認失敗，而政府也決定所有對奧爾的指責都是虛假和沒有根據的，奧爾敵人的所有陰謀詭計都不能得逞，那些威脅着他生命的重重困難已經被完全克服，而這一個多事的年頭也宣告結束。

在一九六三年初，奧爾的公司又再能站得住腳，並且開始邁向繁榮發展的境地。雖然這場鬥爭使奧爾花去很大的精力，他同時也爲他點燃了生活的明燈。這個明燈和使他頭腦平靜與清醒的法力都存在於舍地村里，這種威力是由舊賽巴峇所散發出來的。在往後的三年里，奧爾經常從孟買經歷九個鐘頭的旅程到來舍地拜訪。

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廿六日，他到達舍地，與他一起的是最先帶他來這裡的朋友和那個法西法師，他現在稱呼法師爲“父親”。在寺院的前面，一個矮個子的人，穿着一件藍襯衣，走到奧爾面前問道：“你是否有見過斯里沙地也賽巴峇？”奧爾回答說他還沒有。這個人繼續說：“你必須見他，他在三月十四日到孟買，如果這個世界上有神的話，那麼他就是神。”然後他從罐里倒出聖水給同來的伙伴喝，他也贈送一個盒子給奧爾，盒子里面嵌有穿藍衣沙地也賽的照片。

“在下個月十四日在孟買見他，請不要忘記。”他重複這句話之後就離開。較後時，當他們要離開舍地時，他們在路邊再一次見到這個人，他向他們招手，並且重複對奧爾的勸告，即他應該於三月十日去拜見沙地也賽。

在這個時候，這個挪威人又面對着一個重大的難題。他的妻子由於健康的關係不適宜居住在印度，她極希望他和兒女都回到挪威去。他感到有必要把生意賣掉而回返家園。但是他怎樣才能找到個好的買者？

他是靠自己的信用和勤勉，應用有效率的制度把生意建立起來，他了解到他的業務是全靠船務界對他個人的信心和支持。有意購買者會考慮到如果奧爾離開，這個生意就不會值這樣多錢。在他生命歷程中，他面對着許多重大的障礙，而這個障礙將是空前的。

他聽說賽的法力是威猛無比的，如果沙地也賽是舍地賽的再身，他將如人們所說具有神靈，他能夠解決這個或任何其他難題。如果那個穿藍衣的人所預測的是準確的話，奧爾就決定當賽來孟買時去見他。但是決定一件事與實現它是兩件不同的事，許多人都要克服許多困難，才有機會見到賽巴峇，有些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實現這個願望；奧爾就是其中一個。

如那個穿藍衣的人所預測，三月十四日沙地也賽在孟買出現。這個挪威人跟其他一大群人一樣，在巴峇居住的屋子外面，天天都在烈日下等待他的招見。開始時巴峇是住在嘉利爾皇宮，接着就住在糧食部長沙環先生的家里，奧爾有時也與更多的群眾在一起，在體育館內聆聽巴峇以德魯古語演講，由B R 勞爾翻釋成興地語，奧爾對這兩種語言都不了解。

在這段時期里，他有機會看到沙地也。他是個矮個子，穿着閃光的道袍，圓錐形的黑髮，為圍繞着他的人群簽紀念照，為讓他觸摸的物品祝願；時不時也創造些聖灰，他只對這個高大、金髮的挪威人點頭，發出友善的微笑和時不時的歡迎動作，但是却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期待已久的會面將會到來。

由於他是人群中寥寥無幾的歐洲人，奧爾因而都為賽的

追隨者所熟知，許多信徒都邀請他到他們的家里，聽他們講述巴峇的愛護、思情和奇特的威力。所有這些都很令他振奮，但卻無法解決他的困難。經過四天的等待和賞試，他仍然無法獲得巴峇的召見，他打算放棄見巴峇的念頭。

然而有一個彎鼻、黑鬍子、相貌奇特的人對他說：“你是否想見賽巴峇？”這個生疏者說他可以安排這個約會，奧爾於是決定給他一個嘗試的機會。

然而還須要完成一些必須的事務。在這個有鬍子的生疏人的指示下，奧爾買草給牛吃，施捨給乞丐，訪問寺院，在神象面前跪地叩頭買花圈和莫克拉花環，也許這些儀式是有所幫助。或許這個陌生者認識巴峇的親近隨從，在三月十八日，他終於如願以償第一次和巴峇會面。在沙環先生的屋前，他走出汽車，脫下皮鞋，手上拿着花圈，慢步地登上梯級。突然他把頭抬起，巴峇已經站立着等待他。

“我非常高興能見到你。”巴峇以友善的態度說，通常巴峇不喜歡人們爲他帶上花圈，他用手接過。然後把它放在一旁。但是現在，在這個入口處，在部長和其他高貴賓客前，他却讓這個高大的挪威人爲他戴上花圈。

“請上來。”他指着奧爾的背部說，奧爾很快地來到糧食部長的宏偉屋子的二樓。在那里，他與廿個人坐在地毯上聽巴峇講道，他還是用德魯古語發言，然後有人翻釋成興地語，巴峇經常在講道的過程中暫停，然後又表演他創造物件的奇蹟。

在一次的暫停中，他創造聖灰，在另一次，他創造一個嵌有舍地巴峇的小金盒。這些都是送給奧爾。他這樣寫着：“這些物件都是在部長面前取自於空中，對於巴峇來說，這些程序是很平常的。”然後導師繼續講學，主要是用寓言來表達，然後由旁人翻釋成英語給奧爾。他又再暫停，爲一個婦女簽紀念照和創造一個威士魯金盒給她。巴峇隨後站立起來，把聖灰放在每個人的前額，在他講道中，他的手舞動着

奧爾送來的肯肯花圈。他再友善地拍拍奧爾的肩膀，並且在他離開房間時，給奧爾一些鼓勵的話語。

雖然奧爾已進入巴峇所住的屋子，但是對於他們的單獨會面和解決他的困難，還是遙遙無期。但是其他的事件接着發生，那個彎鼻的人雖然預先知道巴峇的行踪，他甚至能夠邀請這個偉大的導師到他的頂樓的寓室。在他的懇求下，巴峇欣然地同意於三月廿四日帶同小部分親密的信徒到來，這離開奧爾第一次在嘉利爾宮庭見他時已有十天。

會面的同樣安排是由那個彎鼻的人策劃和負責，這包括許多名花的點綴會場，一個兒童銅樂隊，一個年青的處女，她的任務是吹螺貝和當巴峇到臨時，爲他洗腳。他對病人的關懷，遠遠超過對這些裝飾物的興趣。他愉快地傾聽兒童樂隊的演奏，他拿聖灰分派給每個隊員。他從樓閣中從被清新海風吹動的花中，拿出有九個寶石的戒指，把它贈送給兒童樂隊的隊長。最重要的是他邀請奧爾在隔天早上和他單獨會面。

在這個不易獲得的會面里，有許多在他前後的人所經歷的一樣，奧爾發現賽巴峇已經知道他的困難和他的過去。

“我想把我的生意賣掉。”奧爾說。

“我也在想着同樣的問題。”巴峇道。

挪威人接着詳述他的困難。

“請不要擔憂。”巴峇告訴他：“我會幫助你找一個可靠的買者，同時爲你獲取一個好價錢。”他繼續說。現在應該是奧爾離開孟買的商界，和他的家人回到挪威定居，這樣對他妻子的健康會有很大的幫助。爲了使這個船務人員有更大的信心和掃除他腦海中的顧慮，巴峇問道：“你是否還記得那個巫術師？當時我幫助了你。”

奧爾認爲這次的會面是他生命史上的轉捩點。他曾經這樣寫道：“他給我充分的証據，使我信服他具有神的威力，他也使我明白生活的目的。我明白在我一生中向神所作的祈

禱，以及我從這些祈禱中所獲得的幫助，巴峇全部都知道。在最後階段要見到他所遇到的許多障礙，我明瞭這是對我的信仰和毅力的考驗，他通過奇異的方式來促使我去見他。例如那個在舍地穿藍衣的人，他是誰？我詢問過許多賽巴峇親密的信徒，包括卡斯督里，但是似乎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會在三月十四日到孟買。”

“巴峇也似乎知道我長久以來一直在尋找一個精神導師，而在第一次的會面中，他說：“你無須再尋找其他的導師，從今天起，我將會指導你。”在會面結束前，巴峇創造一個嵌着他自已照片的盒子，一些甜品和一些聖灰。”

“翌日，一間印度最大規模的公司，通過孟買分行的經理打電話給我，他聽到我要把公司出賣，他想跟我商量。”

“在較後的談判里，我經常與他接觸，並且時時見到他。在我清晨的靜修中，這是巴峇吩咐我必須嚴格遵守的，我發現到我有驚人的靈感，使我能解決極為複雜的售賣合同，因為這種合同是沒有先例可遵從。經過幾個月艱苦的談判後，並時時在巴峇的指導下，我完成了一個極為有利的合同，把我在印度的船務代理業務售賣。”

奧爾回到安斯羅與妻子家人團聚，他早年的願望已經實現，他已經是個富有的人。但是對他來說，在印度更重大的成就，是為他自己找到賢明的導師，他的精神導師，使他的麻煩多多和空虛的物質生活中帶來確實和有意義的目標。

最近我有機會和他面談，聽他敘說他的動人甚至英雄式的傳說。我得到這樣的結論：我的朋友奧爾將時常會有大難題要解決，因為他的精神信仰隨着解決難題而加強，他是這種類型的人，因為他是一個行動的人，但是我感覺到 he 將來的任何行動，都不是貪婪的行為，而是為行動的果實而活動。為傳揚神的光榮，為他的時代傳播光明的喜訊，他的這一切都是得自於賽巴峇的恩惠。